

## ※書目文獻※

# 《南雁聖傳仙姑寶卷》的發現及其概貌

徐宏圖\*

浙江溫州雁蕩山向有南北之分，北雁在樂清縣，南雁在平陽縣。較之北雁，南雁馳名尤早，惟其地僻，遊人罕至，才被北雁超越。清乾隆《平陽縣誌·輿地》引《夢溪筆談》曰：「平陽雁蕩山，唐泊五季已著；樂清雁蕩山，宋祥符間始有名。」<sup>1</sup>明蔡芳〈遊南雁蕩山記〉亦云：「東甌雁蕩為天下名山，山有二，其南在平陽者，出名尤早，地以僻，遊者難焉。」<sup>2</sup>

南雁勝景無數，以仙姑洞為最著。其洞又名西洞，與東洞對稱，相傳為仙姑朱嬋媛修行及升仙處。以朱氏仙姑修煉成仙故事為題材的《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寶卷》，簡稱《仙姑寶卷》，未見著錄<sup>3</sup>。最近，筆者在溫州民間發現了它的民國十九年(1930)木刻插圖傳本，為南雁仙姑洞道院原住持呂利民宗師收藏，鄉賢徐祥地先生提供。呂利民，俗名景木，字益寧，蒼南宜山巖處人，民國癸酉年(1933)十六歲時出家仙姑洞，師事黃志春，至今已七十年。

寶卷長二十公分，寬十三公分，共一百四十頁，每頁八行，每行二十字，直排。全傳凡四卷，故事如下：

---

\* 徐宏圖，浙江藝術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清〕徐恕修、張南英、孫謙纂：〈輿地〉，《平陽縣誌》（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卷2，頁14。

<sup>2</sup> 同前註。

<sup>3</sup> 見諸著錄的《仙姑寶卷》二種：一為《敕封平天仙姑寶卷》，簡稱《仙姑寶卷》，清謝塵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振武將軍孫（思克）施刊本，一冊，馬隅卿舊藏，現藏北大圖書館；二為《仙姑勸世寶卷》，又名《何仙姑勸婦女》，簡稱《仙姑寶卷》，敘何仙姑勸善事，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浙寧崇壽經房刊本，一冊，現藏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資料室，以上兩種均收入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

北宋神宗年間，平陽北港闌村少女朱嬋媛，出身書香門第，父朱璧登文武雙全，熙寧六年進士，授杭州知府，次年因征番有功，敕封為文武狀元。嬋媛從小受母周氏禮佛行善影響，安於寂寞，念經學道，十二歲即具有超凡的仙風道骨。一日遊覽南山白水澗，於觀賞青山綠水之餘，頓生出家修行之念，乃下跪拜天，祈求如願。此舉驚動南海觀音，頓化一老嫗降下雲頭，向其作偈曰：「悟道修心上九天，往來西國會聖賢。無私即是真佛祖，隱跡山林便成仙。」嬋媛悟之，信口作答云：「山水悠悠不知修，滄海桑田變千秋。我今看破紅塵意，欲悟玄機把道修。」乃拜其為師。觀音賜以無字真經後即化作一陣清風隱去。嬋媛知是觀音化身，連忙叩首謝恩。回家後，不顧父母兄嫂反對，謝絕為她訂下的婚姻，孤身到白水澗結茅棲身學道。先是其兄士髦，後是其嫂、其母相繼勸其回家，均被拒絕，並作偈云：「我今修道學觀音，刀山臨頭死不驚。娘親不必多奉勸，女兒洪誓不歸門。」璧登知之氣極，責其立刻回家，不然將放火燒庵，將其燒死於火海之中。嬋媛聞之面不改色，作偈云：「夜蓋錦被睡牙床，身披紫袍甚風光。有朝一日龍顏怒，爾在東方我西方。」父怒不可遏，喝令家丁放火燒之。觀音知之，差善才童子化作紫龍將其從火海中救至南雁西洞安頓修煉。其母見女兒已被燒死，日夜啼哭，終至雙目失明。璧登事後也覺心虧，然後悔已遲。士髦為母求醫數年未見其效，一日聞說南雁仙姑洞有道姑煉仙丹能治百病，即往求之，不料這位仙姑竟是其妹嬋媛。嬋媛伸出玉指銀甲挖了一小塊泥土，對其呼一口氣，頓時即化作一包眼藥遞給兄長，並交代療法。士髦攜歸，遵囑為母療之，功效大顯，頓見光明。母感歎不已，不日即赴南雁向女兒申謝，並答應勸其父一同前往修行。嬋媛化作老衲登門拜望其父，口稱受南雁朱仙姑之托，特邀其赴洞學道。璧登欣然答應，不日即出家南雁與女兒團聚。時值熙寧十年中秋，京都瘟疫盛行，無藥可施，僅三日即橫屍遍野。朝廷無策，四懸黃榜求救，許以官祿。懸榜數日，無人敢揭。嬋媛聞訊，騰雲駕霧赴京揭榜，奏過皇帝即登壇作法，遣送天災地厄，頓時災星隱退，瘟神返天。神宗大悅，即賜金銀財帛並鳳冠細綾，嬋媛辭之弗受，登雲而別。神宗敕封其為「南雁洞主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護國慈母嬋媛朱氏仙姑」，並題詩稱其「佛法無邊遣瘟風」云云。羣臣亦作詩贊其「淑女法高賽觀音」云云。

除正文外，卷首尚收〈敘〉二篇、〈跋〉一篇、〈御筆親題詩〉及〈羣臣稱贊詩〉各一首。另有插圖凡七幅。其中：

〈敘〉一為本縣泮水通玄觀道人王理燮撰，時為民國十九年三月七日。本

〈敘〉除了交代朱氏仙姑的出生地、誕生年代及自宋熙寧至清中葉聖蹟屢顯、靈驗蓋世之外，主要在於說明這次刻印寶卷的緣起及其經過：王理燮，俗名王鼎陽，原為本縣三十三都路西福壽寺道人。民國十八年，其侄王友來偶然患病，藥治無效，竟至「神農之湯鮮效，扁鵲之散乏靈」，於垂危之際，突然憶及《南雁聖傳仙姑寶卷》度人無量，惜未曾刊行，於是，恭向北港而焚香炳燭，爰對南雁而啟悃申文，告許作刷經之倡首，誓願以善書之流行，果沐靈感，竟得勿藥而痊，不日其疾全瘳。為斯初心，不負良願，乃欣然捐資，刻印二百本以施十方信眾，「俾人人而同善，令個個以共和」。

〈敘〉二為金華居士赤霞老人醒迷子撰，時為清光緒庚寅年(1890)二月六日。主要敘述作者發現《南雁聖傳仙姑寶卷》抄本以及親自抄錄、校訂、刊印的過程。清咸豐乙卯年(1855)春，作者初訪東甌，遊覽了南雁仙姑洞，住持道人普修出示《南雁聖傳仙姑寶卷》，閱後感其足以度世，遂抄錄袖歸，細加校改，訂正差訛，惟欲付梓未得其便。閱五年，於光緒十六年春，再訪東甌，終於獲得刊行，以廣其傳。喜不勝言，乃作歌曰：「南雁勝境，仙姑之證。岩谷清幽，迥異山林。內有仙姑，最聖最靈。心誠求之，無不感應。肇自大宋，以迄於今。慈悲廣大，護國佑民。留有寶傳，勸眾修行。」從「開卷細繹，見有字句差訛、文義扞格錯處甚多，蓋因歷年久遠抄傳之誤所致」云云得知，寶卷傳抄的年代已久。

〈跋〉為居士許智恭撰，撰寫年代不詳。主要敘述南雁勝景因仙姑洞仙姑顯聖而馳名，因而稱頌曰：

萬福仙姑居此洞，千鄉士庶盡欽仰。先到焚香未退，後來炳燭復臨。燃膏繼晷，晝夜長明。求官升任，祈子產麟。夢兆無不應，問簽有顯靈。……一女成真千佛喜，雙親得度盡超升。修行何論男和女，臨危不退證金身。

所謂〈御筆親題詩〉，據說是宋神宗所題，詩曰：

罪在萬方責朕躬，佛法無邊遣瘟風。朱卿智勇平夷狄，臣女安邦顯神通。  
置君澤民慈保障，護國救世建奇功。霎時辭京登雲去，洪福齊天御筆封。

〈羣臣稱贊詩〉曰：

滿朝文武盡仰欽，淑女法高賽觀音。幸有仙姑身相救，若無仕庶命喪奔。  
慈恩濟難功最大，坤道扶危德更深。思慕入居長安地，皇圖鞏固永康寧。

上述二詩均讚揚朱嬋媛父女二人護國救世之功。

插圖七幅依次為：一、茅蓬。二、朱嬋媛左肩佩包袱，右手執經步向茅蓬。

三、周夫人勸訓，嬋媛女譬殤。四、朱壁登放火鎖燒茅蓬，朱仙姑騎龍北往。五、朱士髦畏虎逃奔，仙姑出洞叫兄勿驚。六、朱士髦送藥到家，妻房接住眼藥。七、嬋媛仙姑說法，朱壁登、周夫人、朱士髦聽經。插圖緊密配合內容，刻畫細緻，形象鮮明，頗具可觀性。

從上述內容看，顯然是接受《香山寶卷》、《全像觀音出身南遊記傳》等妙善故事的影響。如「拒嫁」、「燒庵」、「神救」、「懸榜」、「行醫」等，均可從《香山寶卷》或《全像觀音出身南遊記傳》中找到相似的情節。妙善在出家、修煉、得道過程中，亦都經歷這些相近的磨練，如妙善因拒嫁而出家白雀寺，其父先焚白雀寺，未死，又將其綁赴刑場斬首，玉皇命土地化老虎將其背入山林後轉入南海修成正道。其父受天庭懲罰，身生惡瘡，皮肉俱爛，無藥可治，懸榜救醫，妙善化作寺僧揭榜，割捨手、眼以治癒之。誠然，二者並不完全相同，如妙善被燒在白雀寺，嬋媛被燒在白水滌茅蓬；將妙善背出刑場的是猛虎，將嬋媛背出火海的是紫龍；妙善治癒的是其父的爛瘡，嬋媛治癒的是其母失明的雙目。

考朱嬋媛，嬋又作蟬，本實有其人。南雁鬧村《朱氏宗譜》「世系圖」載其七代世系如下：

朱師矜——朱槐公——朱爾津——朱克欽——朱啟受——朱允罕——朱嬋媛。

並於其父朱允罕名下載其身世云：

字錫珍，考諱璧，紹興壬子右科進士，司理道州。生於熙寧年間，卒迭。配氏生卒俱失考。子一。女一，名嬋媛，於崇寧五年十四齡矣，辟穀於南雁洞中，言人禍福，屢有效，一旦羽化登仙，不知所之。族人即此洞裝塑遺像而供奉之，故名之曰仙姑洞。<sup>4</sup>

又於「仙釋」載清乾隆翰林院修撰錢琦著《朱仙姑傳記》曰：

南雁七十二峰外，其洞有三：一曰進士洞，以陳經邦經正師濂洛，後至紹興時登第，昆季肄業於此得名。一曰仙姑洞，於崇寧五年，朱氏女十四齡辟穀於此，言人禍福屢有效，一旦羽化飛升不知所之，後其族裔即此洞裝塑遺像而供奉之以為祈禱靈應云。一曰白雲洞，以朱黼師事陳正齋，著《紀年備遺》一百卷、《漢唐諭斷》等書，後隱居於此奉母以終，寓白雲思親之意。

<sup>4</sup> 南雁鎮溪南朱族重修，朱治璉總纂：《朱氏宗譜》（1993年），頁12-26。案：《朱氏宗譜》始修年代不詳，清光緒九年（1883）、民國八年（1919）、1975年均曾增修。

按三洞之原，惟仙姑在崇寧時，出名最早。進士與白雲俱在淳熙時，則後乎仙姑者也。仙姑之侄曰黼，以孝友文苑著，從祀鄉賢以垂千古。宜乎仙姑屍祝之而不可忘也，其事實詳府縣志〈仙釋傳〉，南宋徐道暉、趙紫芝俱有詩以表顯異，複欽之曰〈不食姑詩〉，見《四靈集》，信而足徵矣。茲秋，余偕張禹齋昆玉遊南雁詣其洞，謁仙姑像，觀月牖，各賦詩紀事，始得詳悉所在，因援筆而合記三洞之由如此。

乾隆歲次重光作噩葭月之吉翰林院修撰仁和雲石錢琦謹志。<sup>5</sup>

清乾隆《平陽縣誌》卷十七〈人物·仙釋〉也載有小傳曰：

朱氏女，崇寧中，年十餘遁居雁蕩西洞中，辟穀二十年，晚能言人禍福，終脫跡，不知所在。<sup>6</sup>

卷二〈輿地·西洞〉亦有相同的記載：

一名仙姑洞，宋崇寧間，闡村朱氏女，年十餘歲遁居洞中，辟穀二十年，能預言禍福。<sup>7</sup>

歷代詩人遊南雁蕩留下的詠朱仙姑的詩作不少。如宋·林遜〈仙姑洞詩〉曰：

神女何年入此山，遺蹤幻化異人寰。春風不醒還疑夢，流水行雲晝夜間。

元·陳勉〈遊南雁蕩詩〉曰：

芋盂滴水不知年，丹竈荒涼草似煙。採藥有人尋舊徑，乘鸞無處覓飛仙。

明·黃叔良〈遊南雁蕩詩〉曰：

賓雁重來蘆蕩在，仙姑已去洞門開。不須九節仙人杖，也向雲顛走一回。

清·張元觀〈陪錢太史遊仙姑洞詩〉曰：

煙髻雲鬟黛色多，此山原自屬仙姑。緣岩豔發奇花草，怪石危纏古薜蘿。

人在半空聞佛號，客來千載困詩魔。名峰數遍應編就，樵子山中一段歌。<sup>8</sup>

可見，朱仙姑是一位從人到仙的地方神。其仙逝後，道力潛被，德化彌聞，傳其道統者創立全真道「仙姑派」，即以其為始祖，並建百代行第，以繼承仙統，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併入全真道「龍門派」。如今，仙姑洞道院已成為平陽縣的著名

<sup>5</sup> 同前註，頁 154-155。

<sup>6</sup> 徐恕修、張南英、孫謙纂：《平陽縣誌》，卷 17，頁 5。

<sup>7</sup> 同前註，卷 2，頁 19-20。

<sup>8</sup> 以上見鄭立于主編，陳鎮波、池欣昌、張聲和編著：《南雁蕩南甌島攬勝》（桂林：灕江出版社，1993 年），頁 113-138。

道教聖地，香火終年不息，道眾仍以朱仙姑為祖師。從上述的敘文中得知，宣唱朱仙姑聖蹟的《南雁聖傳仙姑寶卷》至遲於清咸豐之前已在南雁仙姑洞的道眾中廣泛流傳。

寶卷是一種唱白相間的說唱形式，是一種俗文學，鄭振鐸先生在談到佛教故事類寶卷時說：「像《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妙英寶卷》等，都是同類的東西，描寫一個女子堅心向道，歷經苦難，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雖然文字寫得不怎麼高明，但是像這樣的題材，在我們的文學裏是很罕見的。」<sup>9</sup>《南雁聖傳仙姑寶卷》正屬於這一類寶卷。

寶卷因長期以來被視為善書而很少有人注意。研究並蒐集寶卷較早的是鄭振鐸，於民國十六年(1927)就在《小說月報》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上發表〈佛曲敘錄〉，第一次把「寶卷」介紹給一般讀者，內收寶卷四十三種，後又陸續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約百種以上。步鄭先生之後研究並蒐集寶卷的是胡士瑩，大約遲鄭先生六、七年左右，所蒐寶卷達一百六、七十種之多，一九五六年，根據自己所藏的底稿和鄭先生及其他收藏家已發表的一部分總計二百種以上，與所收彈詞目合編為《彈詞寶卷書目》，曾於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又有所發現，對舊編陸續作了增補，共增至二百五十種，增訂本在逝世後由他的研究生蕭欣橋整理，於一九八三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五十年代正式出版的寶卷編目，尚有傅惜華《寶卷總錄》<sup>10</sup>、李世瑜《寶卷綜錄》<sup>11</sup>。進入八十年代後，寶卷研究受到重視，寶卷書目出版漸多，主要有謝忠岳〈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sup>12</sup>，周紹良〈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sup>13</sup>，李鼎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簡目〉<sup>14</sup>，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sup>15</sup>等。海外學者編中國寶卷目錄，有日本澤田瑞穗的《寶卷提要》<sup>16</sup>等。胡士瑩在《彈詞

<sup>9</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下冊，頁327。

<sup>10</sup> 傅惜華：《寶卷總錄》（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年）。

<sup>11</sup> 李世瑜：《寶卷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

<sup>12</sup> 謝忠岳：〈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

<sup>13</sup> 周紹良：〈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中國文化》第3期（1990年12月）。

<sup>14</sup> 李鼎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簡目〉，《文教資料》，1992年第2期。

<sup>15</sup> 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所藏寶卷目錄〉，《文教資料》，1992年第3期。

<sup>16</sup> 澤田瑞穗：《寶卷提要》（東京：國書刊行會出版社，1975年）。

寶卷書目》初版前言中說：「這個寶卷書目……總計也有二百種以上，數目中不算少，但離開寶卷在民間實際流行的數目，恐怕還很遠吧。」<sup>17</sup> 近人車錫倫先生以二十年的研究心血編著的《中國寶卷總目》<sup>18</sup>，所收達一五八五種之多，較上述傅、胡、李氏三目約多三倍，即證實了胡先生的預言。《總目》所收恐亦非最後的數位，《南雁聖傳仙姑寶卷》的發現可證實這一點。

## 附 錄

### 南雁聖傳仙姑寶卷

（民國庚午歲春月重刊）

#### 御筆親題詩一首

朕躬有罪在萬方，佛法無邊遣瘟風。朱卿智勇平夷狄，臣女安邦顯神通。  
置君澤民慈保障，護國救人建奇功。霎時辭帝登雲去，洪福齊天御筆封。

#### 羣臣稱贊詩一首

滿朝文武盡仰欽，淑女法高賽觀音。幸有仙姑身相救，若無仕庶命喪奔。  
慈恩濟難功最大，坤道扶危德更深。思慕久居長安地，皇圖鞏固永康寧。

#### 敘

蓋聞南雁顯蹟，朱氏仙姑菩薩，生居甌海北港之鎮，住址鬧村南洋之鄉。始自大宋之熙寧，金丹九轉，慈雲普覆於三千世界。迨至滿清中葉，玉相更容，法雨均霑於十方眾生。莊嚴寶相，若瑤池之老姥；縹緲天香，侶南海之觀音。幾座瑤樓，晝夜旃檀弗斷；一堂玉關，晨昏燭炬長明。赫濯非常，人間罕有。靈誠蓋世，天下無雙。方方闡教庇眾生，處處開壇護羣黎。仕農工商，至有求而必應；漁樵耕讀，及其禱而有靈。茲緣中華民國己巳之歲，浙平三十三都路西福壽寺道子王理燮，為

<sup>17</sup> 胡士瑩編：《彈詞寶卷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3。

<sup>18</sup> 車錫倫編：《中國寶卷總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侄兒友來於該冬偶然受病，纏綿床席，致神農之湯鮮效，扁鵲之散〔霰〕乏靈，是時，病將危而莫知懺悔，疾甚劇而竟覺誦經。憶及朱仙姑之寶卷，度人無量，勝乎劉香女之真經，勸世猶良經之已，然未曾與刷誦之，如是莫若付刊，恭向北港而焚香炳燭，爰對南雁而啟悃申文，告許作刷經之倡首，誓願以善書之流行。果沐靈感，竟得勿藥而痊，不日厥疾全瘳。為斯初心不負良願應酬，猛於庚午之禩，捐資樂輸，努力於仲春之期，謄稿喜就，幸逢諸君傾囊樂助，特向順泰石○○良，計刷貳佰本，廣施十方善信，俾人人而同善，令個個以共和，惟願村村成仁，咸演道德之書也。是為序。

中華民國十九禩歲次庚午國曆之三月下澣七日

泮水通玄觀貧道理燮王鼎陽撰

### 敘

咸豐乙卯暮春之初，訪友東甌，因尋名勝，至於平陽，聞南雁蕩仙姑洞為最勝，因與二三友人偕遊其間。遙望其山，自玉倉發脈，迤邐而來，八首則頓起，高峰壁立千仞，巉岩危險突兀，峨山腰結作儼，若獅頭大張其口。洞之前後左右，有景十餘處，一一皆有名色。下有溪環繞，清流激湍，亢旱不乾。水口有巨石，似虎蹲距，捍門鎮守。其洞口高數丈，廓大寬宏，仙姑之聖像在焉。遠近進香者接踵而至，案頭置有籤筭，禱求無不應驗。洞旁有石碑數座，皆為往昔遊宦之作。洞中更有一洞，深不可測，莫能敢入。洞左有樓一楹，名曰夢樓，為遠近香賓求兆決疑者寄宿。住持道人名普修師者，仙風道骨迥異凡流，焚修於此蓋有年矣。是日見予步至，不勝喜躍，晉接殷勤，相引遊玩，每至一景，即為指名，徘徊日暮，留宿清齋，問及仙姑聖蹟，師乃出一書，名曰《南雁聖傳仙姑寶卷》。予乃靜心細閱，閱竟歎曰：此寶傳足以度世也！遂錄一篇，揖別袖回。得閑開卷細繹，見有字句差訛、文義扞格錯處甚多，蓋因歷年久遠抄傳之誤所致耳，予乃一一盡為更正。久欲付梓，未得其便。今因複幸東甌，爰付剞劂，以廣其傳，俾世之婦女，聞仙姑之風，聽寶卷之語，立捐俗念，頓起清修，步仙姑之後塵，作菩薩之伴侶，使在在皆有仙姑，處處盡為名勝，豈僅一南雁為足。美乎！爰作頌曰：

南雁勝境，仙姑之證。岩谷清幽，迥異山林。

內有仙姑，最聖最靈。心誠求之，無不感應。

肇自大宋，以迄於今。慈悲廣大，護國佑民。



留有寶傳，勸眾修行。玄機妙語，修煉指明。  
世之婦女，夙有善根。欲修仙佛，步其後塵。  
功成果滿，仙姑必臨。駕雲而下，攜手同升。

光緒庚寅年仲春月中澣六日金華居士赤霞老人醒迷子謹敘

### 跋

吾聞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東甌郡城，臥鹿臨海。南雁勝境，岩洞生成。形如開口獅子，勢似吐焰麒麟。萬福仙姑居此洞，千鄉士庶盡仰欽。先到焚香未退，後來炳燭復臨。燃膏繼晷，盡夜長明。求官升任，祈子產麟。夢兆無不應，問籤有顯靈。月明猿猴獻果，夜靜鹿鶴聞經。閑觀潭裏鼈魚躍，臥聽林中鴻雁鳴。四圍山水如圖畫，萬壑溪聲似鼓琴。背後八仙岩擁護，面前進士洞為屏。一女成真千佛喜，雙親得度盡超升。修行何論男和女，臨危不退證金身。

後學居庶許智恭沐手撰跋

### 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卷一

仙姑寶卷初展開，諸佛羣真一齊來。大地乾坤聽經法，奉行眾善至蓮臺。  
酒色氣財君須避，孝忠節義爾莫裁。且說仙姑成正果，降龍伏虎伴如來。  
西番夷疆逆魃反，甌平北港登職升。

卻說南雁聖傳，始自大宋熙寧，帝王乃是有道明君，那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表。卻說浙江省溫州府平陽縣離城有個九十餘里名曰北港三橋地方，時有一人姓朱名璧登，娶過賢慧妻房周氏，生下一子取名士髦，聰明伶俐，天天在書房攻書。又生一女嬋媛，冰肌玉體，道骨仙風，聰明第一，智慧無雙，那父母愛如掌上之珠。且說璧登，年方二十有六歲，有了文武全才，時於癸丑歲，得中第三名進士，後於甲寅年，出任杭州府為官。因主上聖明，外國西番，年年進貢，歲歲納糧。現在甲寅年，忽不納貢罷了，反欲興兵犯國，奪主江山。時有安徽陳大人欽奏：「浙江杭州府進士名璧登，臣聞他文講孔聖之書，武習石公之藝，惟獨他能破此西番賊寇。」那聖上聽奏，即出聖旨一道，宣召進士朱璧登上殿。那進士即刻上殿，披甲點兵，立即奉旨征番。那西番賊寇，聞知朱璧登是個文武全才，早幾天有

得神夢指示，朱璧登天賜文武狀元，頂香迎接為貴，今乃是他奉旨出陣，依兆理應迎之可也，不然寫了降書，呈上中國，免致迎接之恥。那朱璧登奉旨曾欲出兵，而西番降書呈進。聖上見了降書，依舊歲例而行，即時龍顏大悅：「此西番願降，算是一者我祖有德，二者進士鴻福，雖無列陣力敵，亦屬平寇有功，理應敕封文武狀元，奉旨還家。」那時璧登身受敕封，欽哉！謝主龍恩。

慢表朝廷龍顏欣，且說璧登要回行。身騎一匹紅鬃馬，頭插金花意內欣。  
聖上敕封旨一道，文武狀元出王京。逢府也有府官接，遇縣也有縣官迎。  
二十四面金鑼響，四十八對馬號音。威風凜凜到北港，闔家老幼喜欣欣。  
六親九眷齊來賀，鄰社鄉村都仰欽。次移闌村南洋上，今喚狀元里成真。  
慢題狀元府造畢，卻表嬋媛女千金。年紀長成十二歲，一心只想拜觀音。  
天天起早朝空拜，夜夜偷躬為何因。一怕爹娘不容我，二怕外言假修行。  
為斯心想清淨室，那時暗忖出外尋。若逢幽雅長春處，縛起茅蓬好修身。  
奴心思著真主意，稟告爹娘二雙親。

那嬋媛就對母親說道：「今朝天氣晴和，女兒在家憂悶，稟告爹娘得知，女兒心中暗忖，要去遊山玩水，未知爹娘意下如何？」爹娘應曰：「我養爾亦如同珠玉，這〔只〕嫌你們年輕歲少，不得遠遊，不得遊山玩水，卻是理該，不免應承他。」即差了總管同丫環，倍〔陪〕伴小女出外遊嬉，須當早去早回。那女拜別雙親，即刻起身而去便了。

嬋媛丫環同家丁，更差總管問前因。轉彎過曲方至此，白水滌畔到來臨。  
觀看青山皆美景，奇花香果結滿林。風過嶺頭松作吼，水落潭裏法鼓音。  
山明水秀多麗色，松高竹紫好鳥聲。如今看得清幽處，莫若在斯修道成。  
人有善願天從我，驚動南海觀世音。菩薩雲中來觀看，看見嬋媛真修行。  
仙風道骨慈悲相，不若落凡指道情。佛母雲端就下降，化作貧婆到來臨。

那時菩薩即從雲端而下，步至白水滌畔，口稱：「小娘子，爾家住哪裏，高姓真名，來斯遊山玩水，有何貴事？」嬋媛答曰：「吾乃家住北港三橋地方，爹爹姓朱名璧登，母親周氏，生下兄長名士髦，奴今乳名嬋媛，時方十二歲，全家移屋闌村南洋上住便是。今日喜逢天氣晴和，在家憂悶，故斯遨遊此界，惟愛在此修行，奈無至人傳授。」那觀音大士聽畢而作偈曰：

人弗色財出由天，往來西國會聖賢。無私即是真佛祖，隱寂山林便成仙。  
佛母偈畢，口稱：「你們善哉善哉！我曾欲開示與你，你今先講這詞，難道真心拋

卻紅塵麼？」嬋媛聽畢，亦作偈曰：

山水悠悠不知修，滄海桑田變千秋。我今看破紅塵意，欲悟禪機把道修。  
菩薩聽此言詞，果然聰明妙智，便說：「我也持齋之人，今不然同爾伴侶如何？」  
那嬋媛答曰：「你亦持齋之人，是個老菩薩，吾當拜爾為師。」有誓為證：

嬋媛當時來絕塵，當天立誓學修行。後來若得成正果，不負吾師傳道恩。  
菩薩說道：「你今立誓真欲修行，我教你參悟，隨指玄關一竅，並無字真經，得受先天大道，管自勤工烹煉，候至功成果滿，自然飛升。」那菩薩說畢，即指白水澗畔，令嬋媛師兒觀之。那時，菩薩化陣清風而去。

慢題菩薩歸南海，卻表嬋媛這原因。師傅命觀白水澗，兩旁不兆隻山門。  
看罷水澗無異物，再向師父不見形。明明指我觀白水，為何霎時化起身。  
莫是菩薩來指點，應該跪下謝師恩。嬋媛即時忙跪叩，拜罷抽身轉歸門。  
聽見爹娘言親事，年庚八字是奴身。奴奴精細來聽者，原來爹娘說朱陳。  
取帖曾欲開年甲，要於北港結做親。姓劉名喚劉百萬，家財富足厚義人。  
開下有三大當舖，七所南貨作營生。自身也是一武榜，亦算官家好結親。  
慢表嬋媛聽明白，且說狀元朱璧登。夫妻二人主意定，擺列文房四寶珍。  
手把一枝兔毛筆，就開嬋娟女生辰。朱姓婚譜列左右，百年好合開前心。  
乾造榮昌書後幅，奴身偷看原成真。嬋媛心中來思忖，緊趁此時說修身。  
可免父爺出年甲，休說奴家結朱陳。嬋媛向前忙跪下，口稱父母我雙親。  
萬福在上兒一禮，爹娘開口說言音。我女今朝遊山轉，行此大禮為何因？  
或是何人欺藐爾，或因那個笑汝身。可對爹娘從實說，有何事故講分明。  
嬋媛聽了爹娘道，兩足跪落地埃塵。女兒心裏有一事，不是外人辱奴身。  
言到口邊須當說，事到頭來不自由。父母見兒出語慢，大膽說來莫含羞。  
女兒昨日遊山去，細觀白水最清幽。一心只想離濁世，敢向爹娘膝下求。  
萬望開恩容女子，去到白水澗畔修。爹娘聞道言此語，叫聲我女此事休。  
萬般你父依得到，獨語修行不用求。你今速速聽我勸，免得爹娘腹內憂。  
男大當婚皆正理，女長當嫁莫散遊。你爹挑選才郎配，我女終身永無憂。  
穿盡綾綢多快活，食盡珍饈樂不休。何必苦苦思悟道，我女青春怎可修。  
若還好語全不信，忤逆雙親敢自由。

嬋媛聽見父母之言，不肯放鬆與我出家如何是好？不免提起古人修行一二，可得勸父母回心，容奴去了，未可見的。

嬋媛即時來跪下，爹娘在上聽原因。你兒年幼事不省，略表當初女修行。觀音乃是皇宮女，白雀寺中受苦辛。不要細綾穿身體，無願才郎結婚姻。一心只想成正果，故斯專意捨紅塵。父王相勸不回轉，毀焚白雀不壞身。後來南海普陀上，位證白蓮紫竹林。天地有壞他常在，女兒意愛學修行。更有一個黃氏女，丈夫屠宰他誦經。日日勸夫營生改，朝朝勸主莫殺生。三餐鮮肉冤家債，勸夫勿宰獸與禽。禽是人身墮了落，獸原人變易了形。六畜本來人身轉，改頭換面去投生。不信但觀此肉字，中乃人人罪非輕。勸夫勿食人上肉，人墮就投獸與禽。晝夜相勸他如此，後來斬竹也修行。二佛修行皆苦楚，更有劉香女真情。那時匹配馬公子，三朝母逼讀五經。香女離夫心快樂，毋恨翁姑喜在心。閑就誦經忙就織，二姑刁唆暗害人。家姑聽信讒婦語，拷打劉香血淋淋。又至清明寒食節，看見墓庵好修行。得福未來受禍至，二伯打獵去山林。忙忙追趕尋白兔，香女慈心救畜生。不見兔兒心大怒，踢死善人命歸陰。那時白兔伏裙下，跳尋妙藥救恩人。畜生也把恩來報，為人何必食獸禽。後食團魚全家喪，善人無恨度超升。嗣後夫妻成正果，上品蓮臺證金身。我看學道真好處，爹娘何必阻修行。為人不受苦中苦，焉能做得人上人。哀求父母開恩赦，赦卻女兒去誦經。父母聽了女兒之言，心中可喜可怒，「我們勸他勿去，他反勸我勿阻」。那時心肝共腹思忖，好言勸他不轉，無奈將惡言罵他幾句，看他心腸如何？

爲父啓口將言罵，你這賤人不回頭。無福想享無福享，有福不享空要修。若不從命來妝嫁，緊脫細綾還我周。少刻就要來打死，焉能白水與你修。夫人聽見老爺怒，忙攔女兒切莫遊。轉阻狀元你莫打，容奴慢慢勸他休。掬入書房且勿怒，翻身勸女莫自由。慢表狀元刑罰女，徐題嬋媛如何修。善男信女同請坐，且觀二卷得情由。

## 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卷二

朱璧登一意不許，女嬋媛專心欲修

卻說朱璧登被夫人扯入書房中息怒，周氏夫人見狀元忿怒不息，只恐嬋媛嬌兒被他打了錯手，不便〔免〕為斯膽戰心驚。夫主面上嫌不的，女兒身前又是罵不

的，無奈把嬌兒苦口相勸。叫聲嬋媛我的兒吓，速聽你母親一言。

你說聰明非聰明，你今何必決修真。害父發怒爲不孝，害娘掛戀忤逆人。

父把男婚須當順，母將女嫁屬人倫。爾今還是聽誰話，可對老身表哀情。嬋媛聽母所道情詞，一意全然不許量酌。父爺被母親掬〔推〕入書房，雖無開聲惡口，未嘗不怒之心，舉頭一望，又見母親雙眼流淚如珠，「吾身已修兩載，難道罷了不成」？忙把雙膝跪下，再說譬喻夭殤之女，未免可安得堂上母心是也。

娘心不必淚漣漣，再聽不孝一番言。譬如三周早棄世，有甚麼女嫁婿邊。可比五周並七天，至今亦無掛連連。萬望爹娘休掛戀，速放女兒去修仙。嗣後若能成道日，先度爹娘上九天。久竟若還難成佛，亦免費心備妝奩。千求萬懇我父母，大發慈悲赦罪愆。周氏見求無主意，兩眼也流淚漣漣。見女塵埃不身起，求夫容奴勸幾天。若得女兒回心轉，好對冰人說結姻。壁登見講也無奈，寬恕賢妻限三天。周氏晨昏連晝夜，苦勸女兒轉心田。爲人切莫來妄想，那有凡身作神仙。你父准定修不容，吾兒何必要入空。奴心進退難主意，女兒拚死不依從。周氏夫人暗思忖，心肝共腹又思量。不放嬌兒修行去，恐怕錯誤命歸終。若放女兒學道去，又怕老爺絕喉嚨。夫人三思並兩意，未知官人從不從。我女身前勸不轉，老爺面上又不容。你叫老身如何好？真實兩難怎主張。若還不許決有誤，若是許他後必殃。慢題母子無主意，預表杭州府一場。差官捷報去湖北，莫知何日轉故鄉。幸遇老爺即時往，再做道理又一場。老身偷許免乖舛，先差總管縛茅蓬〔棚〕。嬋媛歡然辭母起，檢點幾件布衣裳。就行澗畔去安住，晝夜誦經勤加堅。二六時中不絕口，一心之內得清涼。不覺丹田真氣躍，緊鎖意馬莫出疆。把定禪機十四則，何愁舍利不登場。仙佛慧觀如赤子，縱有飢寒心不傷。娘奶說我有妄想，緊立鴻志把名揚。當學觀音不怕死，獨在茅棚經來念。慢表嬋媛冲天志，且說士髦轉家鄉。

卻說兄長士髦聞知妹子去到白水澗畔修行悟道之事，算是入空，吾門世代都是儒宗富貴之家，事雖父母有許，吾必往澗畔細細相勸回家。即刻起身到澗畔，叫聲：「嬋媛賢妹，我看你聰明之女，為何幹出此事，真實差了！一逆堂上父母，丟去三從四德，害了母親日夜悲傷，快快同兄回轉，孝敬爹娘便是孝敬活佛，強你修行吃素更勝幾分，速聽兄一言，可免後悔。」

我妹何必苦修行，黃金難買少年人。紅塵深處多快樂，切莫錯過自光陰。

嬋媛聽了兄長之言，聲聲只道青春快樂，而不知青春易過，白髮難留，豈知少年精神滿足，氣力豪雄，正好修行。叫聲：「賢兄，且聽愚妹一言也。」

吾兄不必阻修行，參禪最宜少年人。精神氣足名三寶，錯落精氣無處尋。  
士髦聽了笑道：「你在此間有何好處？」「賢兄有所未知，聽我道來。」

想混沌未分判一團和氣，無天地無日月無有陰陽。  
無極祖孕靈根中含一氣，火精子盤古王太極開天。  
七七九媾元陽開爐現象，老黃梅調戊己得合陰陽。  
布九州分八卦南北開闢，嬰兒女望苦海眼淚汪洋。  
怎捨得無相國毫光靄靄，波羅蜜口中誦七寶宣揚。  
五鉢衣雲錦裳寒暑披掛，時無奈摘先祖投落凡鄉。  
吞血乳食粟糧漸入肚腹，日過日月過月迷昧天良。  
貪紅塵戀恩愛輪迴稱樂，誰知道先天氣乃是故鄉。  
蒙佛母指點我玄關一竅，無字經沒弦琴其味無窮。  
三芒聚三氣朝三陽開泰，龍伏虎汞投鉛仍歸中央。  
世上人立志學還原返本，識得破真天機切莫宣揚。

嬋媛說罷十字文，可笑哥哥雖有掀天揭地之才，莫知道教釋宗之典。古人云：「道心惟微，佛法難開。」是時，士髦聽了妹言性命二字，雖中庸天命之謂性，亦無究其本源，而我妹年紀尚少，亦無書工，怎知道釋內極之奧，叫聲：「賢妹怎樣得知？」嬋媛答曰：「我自昔日遊玩至此，竟遇南海觀音菩薩化身指點與我，終曉的道機妙意。」再聽愚妹一言：

世間人在紅塵逐妄迷真，生了死死了生轉迴無停。  
名奪利利奪名性命不顧，全不思造罪業陰不容情。  
在人前貪便宜善人必受，大限到入冥途功過自清。  
善便善惡便惡休用你訴，孽鏡臺自然現賞罰最平。  
好遇好歹遇歹再發陽世，好投富歹投窮另另清清。  
三分命七分性天已排定，算將來無半點由人性情。  
你的妹若配夫難免生養，分娩際生死關喜喪難明。  
故斯早棄紅塵學個龍女，或學個昔劉氏名喚素貞。  
女流輩若依我永無產難，子又免入獄苦兄不知情。

士髦聽了賢妹之言，有了聖凡之說，年方正十二歲，怎麼曉的胎有八獄之苦，娘有

十月之難？不免再叫賢妹細說。嬋媛答曰，賢兄聽道：

娘吃熱燙著胎油鍋獄重，娘吃冷凍著胎寒冰難當。  
娘飢餓孕空虛餓鬼地獄，娘過飽礙著胎石壓甚凶。  
娘曲躬胎可比倒懸地獄，娘行動胎猶如搗碓難容。  
娘側臥不轉身挾板地獄，娘仰身兒好似鐵匣刑床。  
這點光在母腹受盡苦楚，離娘胎生痘疹又是難當。

士髦聞聽賢妹說了八獄之苦已畢，再問母有十月之難怎說？嬋媛又云，賢兄聽道：

第一難母懷就未知是否，對丈夫偷說道莫知受胎。  
又恐怕生了病無藥調治，那時節半憂喜只怕受災。  
第二難母懷就半知半覺，每日裏懶梳頭外人猜猜。  
莫不是我受孕羅裙不緊，四肢軟筋骨酸對夫說來。  
第三難母懷就不思飲食，粉不搽花不戴懶照鏡臺。  
亦無心繡針指坐居想靠，公婆忿怪著他事不安排。  
第四難母懷就對夫輕說，終日裏心頭悶莫是懷胎。  
古人道生病兒害娘受苦，心獨思育嬰易免的產災。  
第五難母懷就腹有微動，全未見心內慌決請醫來。  
為公婆亦無奈請醫來到，是賀喜非癥瘕藥子不開。  
第六難母懷就始分男女，吃冷茶凍著胎腹即動來。  
熱若飲入肝腸胎又燙動，怨不的那個害取樂應該。  
第七難母懷就諸不興動，過門檻猶如是過層山來。  
上沿階落踏埠猶如刀割，叫許願保佑我早產嬰孩。  
第八難母懷就孩兒心頂，吐不吐酸嘔酸如斯苦哉。  
存綾羅貯綢緞無心懶著，面皮黃顏容瘦只因懷胎。  
第九難母懷就真誠苦楚，想吃酸又愛吐此是難災。  
可一比歹船兒遊飄東海，只愁那起風波重載沉埋。  
第十難母懷就胎圓滿足，腹疼痛欲分娩子要出胎。  
到臨盆似刀割無處好躲，只愁那不便生恐懼哀哉。  
就順便易產落懷就總苦，胎離腹還要母乳哺養孩。  
乾燥席就兒眠為母受濕，甘甜食把兒吞長大而來。  
入學堂攻書典榮宗耀祖，終算是好兒孫吉譽方開。

若不肖管嫖賭不顧父母，又不種再吃煙破敗錢財。  
把田園都敗盡光陰難度，累父母受飢寒怎不悲哀。  
勸世人男和女敬重天地，緊孝順二雙親俗理應該。  
到不如持齋素念佛要緊，離沉淪出苦海直上天臺。

那士髦聞聽賢妹所言，句句實情。「我看你無年無節，孤虛冷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未免有恙，無人奉事，腹中飢餓，無人與你將食，雪天霜夜，不盡淒涼之苦，災天燙地，豈無熱惱之難？你自己修行，得甚麼好處？此刻為兄勸你回家不轉，只怕你後悔是遲」。妹聽兄言罷，隨作偈曰：

指點靈光天上來，投入娘胎受苦災。父母生身即是命，天生本性在靈臺。  
活人反跟死人走，朦朦朧朧是癡呆。我今本是無相國，要修毫光照大千。  
口中常念彌陀佛，不怕寒暑與三災。欲免生老病死苦，決要煉性出丹田。  
悟道若無精神氣，除非佛帶上了天。

嬋媛解罷兄言，士髦又道：「賢妹今朝說話差了，令人可笑可怒，你我俱是富貴之子，比不的貧窮之裔，目前誰肯做下流之輩，無衣無食猶如乞丐。」嬋媛又答，叫聲哥哥，聽妹一言：

你如今速回轉休勸你妹，到不如勸堂上勿怒為先。  
你為汝由爾要榮華富貴，吾為我任吾行學佛修仙。  
我想你在紅塵榮華非久，戀恩愛陽壽滿誰替終年。  
到輪迴再轉世脫胎換骨，死又生生又死恩愛牽纏。  
這點性到如今白骨堆疊，誰知道先天氣乃是故鄉。  
蒙老母指點我玄關一竅，無字經沒弦琴記在心田。  
三花聚五氣朝四象和合，運任督上崑崙再三烹煎。  
武火烹文火養仙佛不二，丹九轉道成時突上三天。  
你若要聽我言堅心立志，發洪誓緊當學湘子修仙。  
天堂上沙數仙俱是人做，莫說道佛本佛仙本是仙。  
句句真言言實不敢哄騙，若不信早回家妹不再言。

士髦靜聽賢妹言至於此，似虛似實，吾本奉了母娘之命，前來勸妹回轉家中，到如今反被賢妹勸我出家一場，只得默默無言回答：「只道我欲回家而去，賢妹在此修行，然後成佛，我來拜你為師。」賢妹云：「我兄既欲回家，速對爹娘如此好言相勸，雙親寬宏海量，放我修行，你妹日後功成果滿，我得兄長功莫大焉，一定同登



仙界。」士髦別妹回家，即對堂上母親細學一篇〔遍〕。歎曰：

回家忙忙叫母親，未坐之時先言音。妹愁生死難躲避，蒙師指示去修行。  
他今要學三公主，捨身飼虎也甘心。雙手打開生死路，一心皈依觀世音。  
此刻爹娘恩情別，後成正果報大恩。你兒默默無言答，無奈回轉學一層。  
小妹不聽孩兒勸，決意修行不皈門。母親若要他回轉，除非自去兒後跟。  
母親聽了此番話，長聲短歎淚紛紛。養育不孝難從命，活活氣死命歸陰。

周氏已叫士髦我兒勸他不轉，再叫媳婦：「兒在哪裏？」媳婦應道：「在這裏，婆婆叫奴有何貴事？」「媳婦兒吓，只為你姑娘出家勸他不轉，再命你去白水澗畔，相勸你姑娘回家，速速早去早回，免我掛戀。」「奴家曉的。」即時乘轎而去。

媳婦領了公婆命，相勸姑娘轉家庭。乘轎來時不二刻，白水澗畔到來臨。  
茅棚旁所停下轎，入進裏面看分明。姑嫂二人相行禮，嫂叫姑娘二三聲。  
在此修行多寂寞，此地山間極冷清。未免山狼虎豹出，歹籬破壁怎棲身。  
未免窮人夜抱去，押做媳婦怎苦情。難免惡人搶去賣，他販別省難回程。  
莫道當今無此事，務須防避此情形。總管奶娘年又邁，不測風波不便情。  
可體愚嫂來相勸，一同作伴轉家庭。第一公婆心歡喜，二聽吾勸領姑情。  
三來闔家一塊妙，免得爹娘掛在心。日後匹配名鼎甲，好比織女會牛星。  
鳳冠龍佩頭上戴，身穿莽袍大紅綾。口吃珍饈奇海味，少年夫婦魚水情。  
真是人間快樂處，姑娘何必理不明。你今才貌為一等，何做下流獨伶仃。  
看盡男人名修善，終日還求利與名。身在空門意在俗，好淫貪酒度光陰。  
並無誦經與念佛，只因緣法不度人。看盡女流多少少，強別丈夫做不貞。  
若是人前難瞞過，只愁孽鏡照分明。我看修行皆此等，未嘗有個上天庭。  
若能依我來相勸，真體汝嫂大面情。爹又歡來娘又喜，闔家聚會水面燈。  
千人也道著回轉，何必在斯守冷清。三餐茶飯誰與你，未免傷風那奉承。  
我奉公婆來苦勸，萬望姑娘體面情。再加雙膝跪落地，千求萬懇轉回程。

仙姑聽罷嫂言語，就叫：「嫂嫂，闔家大小果然愛我回家，但你小姑昔對了南海普陀山觀音佛祖面前發下鴻願，誓不歸家。那時菩薩就云：『你若歸家怎說？』你小姑又誓曰：

我若成仙度雙親，那時曾要轉家庭。若還妄語對佛祖，永墮沉淪不起升。  
是時，佛祖聞吾洪誓，即傳至道。莫言榮華富貴與我，就男有天子之福，女有帝后之祿，汝小姑亦是無思。」我們聽了姑娘如此話語，果然執意不回自家，曾欲翻身

乘轎而轉，又見姑娘開言：「嫂嫂只道眼前富貴之樂，不念身後生死之苦，我看眼前快樂如同花間之露，水中之泡，何足為美也。」

春花秋月不久期，百歲光陰算著時。富貴猶如風中燭，榮華好比草上滋。  
年少風流亦如此，塗脂抹粉巧畫眉。任你妝得嫦娥樣，難免死作骷髏屍。  
鳳冠龍佩吾不戴，恩愛一筆盡勾之。生男育女空傳後，看破世情絕無宜。  
萬望賢嫂回家轉，我鎖心猿意馬兒。

嫂嫂低頭，聽得奴家言語，並無半句俚言回答，翻身即回轉。

可恨姑娘不應承，鐵石心肝不回程。奴今到此無臉面，囑咐轎夫轉家庭。  
先說狀元回家轉，未見女兒問了情。周氏無奈從實說，壁登聽見怒生嗔。  
恨不得一時打死，見妻忙跪求恩情。慢把狀元心忿怒，先題媳婦到家庭。  
見過堂上翁姑面，從頭一一學分明。小媳勸他多少話，更加下跪絕恩情。  
全然不聽言半句，小媳含羞轉家臨。公婆聞聽此言音，罵聲嬋媛女妖精。  
不聽兄嫂來相勸，氣殺堂上二雙親。周氏無奈又相勸，老爺息怒且寬心。  
等奴去勸他回轉，乘轎即時到山門。

夫人說道：「老爺不必惱怒，妾身自己前去勸他，女兒若肯回家千好萬好，如果執意，由老爺責罰，奴心亦是無恨。」說畢即時乘轎，四位丫環跟隨。至白水澗畔，夫人出轎，嬋媛聞知，忙忙出外迎接母親進入茅棚，檢衽曾畢，只見母親雙眼淚流，叫聲嬋媛兒吓！

未曾開言淚紛紛，叫聲嬋媛女心肝。為娘只養你兩個，一男一女無多人。  
自從你到茅棚廠，日夜望你轉家門。你父當時去湖北，為娘無奈許修行。  
今朝湖北回家轉，怒氣衝天不容情。為娘跪懇毫不准，無奈勸汝速歸門。  
今日若還不隨轉，你娘怎可見父親。怒起準來趕打你，不然你母受罪刑。  
吾女聰明世無二，聞一知十休題明。害娘如此真淒慘，日夜憂愁你一人。  
又恐父親打傷你，又驚光棍來搶親。又煩虎豹難躲避，又怕飢寒在山林。  
世間多是謠言語，十句並無一語真。趁早隨娘回家轉，免的爹娘掛在心。  
你兄在家享富貴，汝今何必苦修行。你兄你嫂勸你轉，我女應該就起身。  
世間百善孝第一，緊緊隨娘轉家門。再若片言不相信，只恐你爹轉生嗔。  
汝父性情多兇狠，再三難勸你父親。養汝長大配女婿，光耀門庭孝大人。  
誰知你自心腸變，白地生端要修行。自家財物憑你用，綢綾由你作衣裳。  
何故在此似乞丐，素衣布履不像形。可體為娘來相勸，火急回頭做富人。

不聽娘語爲不孝，養育功勞付波沉。你父怎肯饒了你，吾兒必定受苦刑。

一刀將你分兩段，你想修行萬不能。

夫人道：「女兒，今日快快隨娘回家可保性命，若不肯出嫁就在自家修行亦可，何必一人在此冷冷清清，三呼四喚，執迷不醒，千言萬語，全然不依。那那那，現成富貴你今怎麼不受，哈哈，空吃齋素何必誦經，女兒真算是無福之人，真算是無福之人！」那嬋媛聽見母親所歎之詞，就答母親，且聽女兒一言也。

家有黃金不是金，夫妻恩愛不是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飛騰。

兒有榮華如水泡，蓋世英雄亦無根。一朝天子三更夢，萬歲君王一棋形。

妙善當初莊王女，休怪女兒壓父親。我今要學觀音樣，刀火臨頭我不驚。

情願死做清淨鬼，叫我歸家萬不能。娘親不必多多勸，女兒洪誓不歸門。

夫人聽見如斯話，苦口良言枉費唇。千言萬語無當用，只得兩眼淚紛紛。

女兒修行不得已，夫人越哭越傷心。不對我兒面上說，只管自歎好冤心。

今日對娘有話道，明朝想說對無人。小女低頭無言答，母親乘轎轉家門。

就對老爺從頭說，無靠之女勿生嗔。

夫人回家，啟稟大老爺得知，「此女該死，不知許多言語哪來，老身講他不過，無奈回轉。吾想若要女兒回家，除非老爺自己親身前去未可見的」。老爺聽了夫人之言，沉思良久，「我兒大家勸他不轉，莫道罷了不成？憶前夫人昔有言道，由他自己前去勸化，若能回心轉意竟好，若是勸他不轉由我刑罰便了。我想這女總是無靠，即帶家丁四個，直往白水澗畔，看他心意如何，果執不轉就將活活打死，以消老身之恨」。此事慢題，卻說夫人雖在隔間，那時親耳聽見老爺忿道，要去白水澗畔，我女若還不信，他必如此而行，料想我女必受大禍，無人搭救。夫人只得淚眼紛紛，啼哭不敢出聲，翻來覆去，一夜無眠，及其天明，淚流不盡。

可歎我女假聰明，爹娘之訓全不聽。別人三從並四德，吾女絕無父母情。

慢說夫人日夜啼哭，卻表嬋媛自從別母，亦是少眠，翻身就起，獨坐蒲團而作歎曰：

一更裏來夜未深，獨坐蒲團好傷心。吾今喜悟先天道，只因忤逆二雙親。

二更裏來夜沉沉，忽然肝膽戰兢兢。只怕明朝有災難，故斯心血不安寧。

三更裏來月皎明，驚求南海觀世音。奴身若有災難，願望師父護身寧。

四更裏來雁哀哀，如今夢後坐蓮臺。先騎紫龍連駕霧，直進南雁一洞天。

五更裏來天大光，誠心虔意念金剛。夜兆雖然有災咎，奴用禪機竟無慌。

慢說嬋媛五更歎畢，卻表老爺一天怒在心頭，故斯一夜翻來覆去，等不的天明，及其片響聞天已四曙，老爺抽身而起，用過早膳，隨帶四位家丁，一同前去白水澗畔，如此如此以消我心頭之氣。

慢表老爺怎如此，先斟雀舌再上承。賢良道友若信受，再視三章表分明。

### 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卷三

毀茅棚騎龍登洞，探崎岩為虎入空

卻說朱璧登老爺，次日天亮即帶家丁八〔四〕個去到白水澗畔，見了嬋媛就道：「吾女兒在此修行，言會成仙作佛，為父今日到此看你還是個凡人的，怎那不成仙佛？怎那依舊俗體呢？」嬋媛聽見父爺氣殺女兒之言，不免柔聲向前行禮，雙膝跪下叩頭拜道：「爹爹不必惱怒，你且安心坐下，待女兒慢慢說道。父爺今問女兒三年兩載就可成仙作佛，那當初觀音佛母累劫修行，而達摩初祖已成佛體，還在熊耳山下靜修九年面壁之功。可知，古人成仙作佛亦非容易，豈女兒三年兩載就可成仙乎？」璧登大人聽了女兒之言，心中思忖多是真的，我們總總不與你修行，休用多言多語，今朝快快隨父回轉罷了。常言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古至今大理當然，那有不依之理？從今速速回家，免致我今責罰，如果不遵我訓，重重刑律非輕。」嬋媛即時跪下哀告：「父爺，你且不必惱怒，聽愚女一言。」

嬋媛跪在塵埃地，哀告父爺莫生嗔。不孝女兒彌天罪，害得爹娘氣在心。

望父開恩容了我，功圓果滿報洪恩。

卻說嬋媛求懇父親開恩，那老爺見了女兒至心求懇，全無回心轉意，而作歎曰：

翬翠紅羅你卻離，鴛鴦美枕又不依。雖然自古成佛有，吾女難比意不移。

勸你回家若不信，你在東來我在西。如今不求身富貴，做甚道姑受孤淒？

嬋媛聽了父爺之言，即時就答云：

夜蓋錦被睡牙床，身披紫袍甚風光。威風凜凜沖牛鬥，受王福祿在朝堂。

筆刀鋒銳注生死，伴君如比近虎狼。有朝一日龍顏怒，你在東方我西方。

是日，老爺聞聽女兒之言，心自暗忖，「我道女兒不肯回家，正是『你在東來我在西』，他就決不回轉，亦無大有關係。你看此女少少年紀，膽大包天敢回句，『有

朝一日龍顏怒，你在東方我西方。」如此之道，豈不是我有罪與君無所禱也，若非斬首必坐天牢，方有『你在西方我東方』。」老爺覺著此語，則〔即〕刻怒氣衝天，高聲喝道：「家丁，速速把火將這茅棚妖孽燒了，好消我心頭之氣。」是時，善人自有天佑，感動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中白蓮座上觀世音佛母，掐指一算，算著了今天辰時，闌村白水澗畔，吾的徒兒有了火災之難，不免差了善才童子，化作紫龍，即至闌村白水澗畔茅棚伺候，保護嬋媛徒兒。顯了一段神通，即將徒兒引到南雁西洞去了。此節慢題，卻說眾家丁一齊跪下拜道：「求老爺開恩赦罪，容奴請出姑娘，然後將此茅棚一齊燒了以絕後患，也無棲身之所，必定回家，何必連姑娘盡毀？此事差了。」是時，老爺心中大怒，不准眾家丁所求，自己太陽似火發，立即把火進前，就把茅棚封鎖，四周放火一齊燒起，毋容嬋媛逃奔。只見烈火沖天，霞光灼灼，紫氣騰騰，有詩為證：

老爺發怒氣衝衝，手把烈火毀茅棚。燒了女兒灰不在，看你修行有甚功？

卻說老爺被女兒一言不投機，怒從心上起，火出陽關來，不容家丁求懇，即將茅棚連女兒盡行燒化，變成空野，連女兒骸末骨灰都是全無，此時方消我的心頭之恨，囑眾家丁即刻回府。來到門首，夫人出外迎接，未曾坐位，周氏夫人就問：「老爺，今天去勸女兒，可有回心轉意否？」老爺道：「勸他這妖精不信，他反惡言殺我，我即將茅棚連女兒一併燒了，他就骸骨灰末都沒有，看他怎麼成佛，怎麼好處？」夫人聽得此言，三魂杳杳，七魄茫茫，可恨老爺，親生的女兒如此毒心，怎麼燒得落手麼？叫聲冤家！鄰人都講，大人性子不好，難怪夫人啼啼哭哭。

夫人口口女心肝，罵聲老爺不成人。猛虎盡凶不傷子，為父豈有燒肝心。

女子不肯回家轉，打罵一場拿歸門。帶轉妾身慢慢勸，回心轉意去配人。

如果不信無法子，但憑在家可修行。不該將火來燒死，可恨冤家實狼心。

不知老身養育苦，推乾換濕受苦辛。今年方登十二歲，聰明伶俐世難尋。

不過出家去修道，亦非敗俗做賤人。可憐茅棚苦三載，今朝被你燒歸陰。

可恨老爺心腸壞，如此狠毒過得心。夫人日夜哀哀哭，兩眼流淚濕衣衾。

那夫人聞聽老爺將女兒燒死，故斯日夜啼哭不止，只因眼淚流盡，腎水甚虧，以致兩目不明。那時老爺被夫人哭女兒甚悲，亦恨自己一時之性，已燒女兒，亦有悔心之念。只因家中男女老幼各帶悲傷吵亂，而夫人眼目亦不能明，請醫調治，終日還在內房啼啼哭哭，那鄰社〔舍〕等老幼聽之，無不陪他流淚。

卻說嬋媛被父爺把火燒時，幸遇觀音大救善才童子化作紫龍與我騎往直至南雁

洞中，身坐玉蓮寶座，手執黃金拂塵，再煉面壁之功，含養太和之氣，待其三千功圓，八百果滿，那時名登天闕，位證瑤京，身安南雁寶座，雲蔭東土羣生，寶鴨香煙靄靄，燭奴毫彩煌煌，眾聖都稱女菩薩，諸神齊賀朱仙姑，故名南雁仙姑洞是也。後人有詩為證：

莫道世人難修仙，皆因財色心不堅。且觀嬋媛富貴女，拋卻紅塵證金仙。

又

神仙原是世人修，財色相纏未肯丟。誰人學得仙姑樣，乘龍駕霧任遨遊。

又

不染色來不貪財，世人都謂我甚呆。六時空把真言默，豈識果成步天臺。

卻說兄長士髦在外遊嬉涼亭水閣，論古談今，這〔只〕聽的眾人說道，現今有所奇事，客曰曾聞風聲，南雁山洞有個女子，生得如花似玉，逐日說法談經。聞此所言，莫知虛實，立即回家啟稟母親得知，「昔日爹爹性怒，將火燒了茅棚。眾人有云，那時被眾人看見，一道祥光靄靄，紫氣煌煌，那時節連胞妹骸灰盡行燒化，絕無所見。古人有道：『三十三天天又天，三十天內出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恐凡人心不堅。』我看賢妹發願極大，立誓甚堅，勤修三載，強你七年，莫不是我妹成仙，乘雲而去南雁登洞未可見的，孩兒即刻要探望，未知母親意下如何」？周氏夫人聽見吾兒如此之說，心中只得半憂半喜，就應承了他。士髦見母應許，即刻拜別起身。

慢表母親半憂喜，公子拜別就起身。直向東村鳳嶺過，再行三里嶺邊尋。  
便是南雁山一座，玉倉發脈原成真。峰突結成獅子吼，洞前綠水浪層層。  
生成八仙遊海島，穴成九牛過溪心。也像觀音岩上坐，亦似金剛鎮山門。  
護法韋馱峰高聳，守壇土地岩矮真。崎嶇幽雅觀不盡，忽逢猛虎就近身。  
公子看見身子躍，翻身開步卜命奔。

且說公子尋妹來到南雁，遊山玩水，幸遇崎嶇生得十分幽雅，此事慢題。卻說仙姑早幾天就知兄長今日準定來斯探望，知兄畏虎，即將洞前路旁幾塊赤石，非大非小，將手一指，呼氣一口叫聲變，即化有幾頭赤虎，有坐有立，亦有作躬逞威，亦有開口張牙，分明仙姑設法顯聖是也。那時兄長到此，只觀其景致之象，無防其虎狼之威，是以到此，忽見猛虎數頭，以致身躍幾尺。是時，仙姑步出洞口而作偈曰：

手執拂塵，步出洞門。仙風縹緲，金口玉音。

高叫兄長，不必憂驚。等吾一指，退了原形。

那時，猛虎又變幾塊赤石也。又作偈云：

欲顯神通，以斯團弄。兄長先伏，度事成功。

士髦到此，親眼看見，明明是幾頭猛虎，為何變作數塊赤石？意知賢妹已有神通佛力，故此火焚不死，量必我妹道已成功，未可見的。時進南雁大洞，几前見有文房四寶，隨則〔即〕題詩幾首：

岩洞徘徊景色妍，崎嶇峻徑未敢前。石腸藏珠真幽雅，鎮此非仙也是仙。

又

金容玉體賽神仙，端坐火盤五色蓮。門首犀牛來望月，方知此洞勝西天。

又

莫談學道難成仙，且看妹丹有幾年。只要精神氣充足，真修禪定上碧天。

又

莊王究竟也入空，梁武帝身拜志公。世貴無非稱天子，亦辭國祚樂道風。

又

我想讀書晝夜攻，十人還有九個空。莫如學道勤修煉，未免丹成步天宮。

士髦題詩已畢。卻說仙姑見兄口氣，亦有回心之意，就請兄長坐位。士髦謝坐，開口恭喜：「賢妹修真得成仙道，愚兄歎自晚也。」仙姑聽了兄長之言，已有回心向道之意，便玉手牽了兄長說道：「若有真心勤學還是未遲，此事到也不妨，你妹當初受了觀音佛母指點，玄關一竅開示修煉，今已丹成。恭喜賢兄，智過顏閔，欲修大道，倒也不難，須聽古佛偈云。」

學道修仙，不論愚賢。皈戒第一，無誓不堅。

士髦聽見賢妹唱古佛妙偈十六個字，無願不成，我就在本洞幾前立下洪誓，願拜賢妹為師。仙姑聽見兄長已立洪誓，隨將觀音大士昔時傳我玄關一竅並無字真經，我今便傳兄長。士髦已得口訣，轉問：「偈云皈戒第一，何分之有？」仙姑答曰：「賢兄聽我道，古佛又有偈云。」

三皈若能堅，五戒要莊嚴。何愁不成道，等詔上碧天。

即說「五戒」於兄長聽之：

一戒過不殺生慈心愛物，授三皈遵五戒專莫二心。

敬天地禮神明修身為本，學聖賢悟大道脫離紅塵。

二戒過守本分小心行事，拜三光遵王法孝敬雙親。

存了精養了性常守元氣，可躲得閻君手力勸修行。  
 三戒過莫貪戀免得煩惱，古人說勸人善福壽加增。  
 作惡人眼前花無有結果，看四生輪迴苦及早修身。  
 四戒過莫愚癡三思可以，想爲人生死大早脫沉淪。  
 祖有德好兒女修行成道，超九玄拔七祖佛地同登。  
 五戒欲真修行一塵不染，心地明無障礙清淨法身。  
 不修煉不誦經光陰錯誤，若虔誠修道德菩薩歡欣。

仙姑說圓〔完〕五戒與兄長知道，便能覺悟先天大道，見洞天之幽，絕塵世之慕，是以天天學道，夜夜參禪。為斯注意，故此忘了母親之囑，以致周氏母親在家未聞兒女資訊。只因兩眼不明，雖然立前倚後，日日望兒復信。延至七天，仙姑啟口叫聲：「賢兄，今朝命你回家，請了堂上爹娘同來修仙學道，奴心喜之不勝。」士髦聞聽此言，即道：「母親為你出家二載屢勸不回，恨父爺狼毒之心，把火燒了茅棚，回家對母說了連妹一併無蹤，而骨骸灰未盡行沒有的，為斯日夜悲傷啼哭，以致雙目盲瞠。你兄半句不敢虛言，賢妹若要母親同修，決著先醫母親兩目，如能復明而後可也。」仙姑早已知道母親受瞽之病，假意令兄請母，料兄必定此言，仙姑就道：「此事倒也不難。」即時伸出玉指銀甲，將洞裏挑來泥粉，半〔伴〕有指甲，呼氣一口，將紙包之，付與兄長帶回家中，令嫂嫂立把母目點之。士髦見了賢妹指甲挑來泥粉成真，依吾細察，更有大半石砂，亦無搗鉢研過，就叫我與妻將母親雙目多多點入，據我看看，果若不研不飛就點入眼，若不痛死，也加盲瞠七分有餘；若要將此泥粉研細，更加用水飛過，又恐他沒了藥性。精細思來，妹有降龍伏虎之功，難道兩目泥砂點不得？士髦主意在此，就把泥粉帶回與我妻子，立對母親雙眼點入。未知凶吉如何。

未知瞽目加盲瞠，莫曉雙睛可復光。列位諸君齊請看，椿花萱果發芬芳。

### 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卷四

岩塵片甲母歸戒，道姑一言父參禪

卻說士髦見母親雙眼全盲，並無半毫看著，今叫妻子將母親兩目眼藥一齊點之，量酌母親雙足必定蹬死。誰料母親雙眼得此泥粉安然而睡，不一刻兩目盡行退



清，更加光明三分，母子歡喜不盡。後人有詩為證：

仙塵片甲藥最靈，一點兩睛似月明。豈曉黃庭丹九轉，何須服藥病自清。  
士髦明明見了賢妹指甲挑來泥粉，不過呼氣一口，就比仙丹更勝幾分，果有仙法，只歎自己悔不早修，不免緊勸賢妻同去修行為妙。叫聲：「賢妻娘子吓，我早不信修行學道，現今你得〔的〕姑娘已修苦行，三載即成正道，佛法無邊，若還不信，但看婆婆兩眼全盲瞠，見此眼藥即時全愈，你看此眼藥是什麼東西？」妻子回言：「我家開藥鋪，叔伯兄弟，帶醫生加眼科。」

妻子啓口回言音，叫聲夫主你且聽。別起事情奴不識，眼藥內中多知情。  
吾家堂上開藥鋪，叔伯兄兒作醫生。更帶眼科為第一，奴奴常有看分明。  
聞來也有看修合，常時也有方面臨。好有珍珠與石膽，也有琥珀大梅冰。  
亦有青黛兼月石，都有磁石同研成。細有用水飛九次，粗有二三當當零。  
士髦聞聽水飛過，賢妻說話欠聰明。

那時妻子聞聽夫主所言，難道奴身有所說錯否？士髦即時回答：

賢妻只曉顧我家，豈知我這藥來誇。親眼看他親手取，少半泥粉大半砂。  
你道若無飛三次，上頂藥子亦變差。愚夫只為這句話，這包眼藥大半砂，  
賢妻若是不相信，把開眼藥來驗查。難道不知粗與細，驗來可有半泥砂。  
我說母親眼全盲，悲傷淚盡目失光。要他悟道修行事，姑說盲瞠你莫慌。  
仙袖理起金手出，玉指銀甲就放落。忙把洞邊塵挑起，少半泥粉大半砂。  
並無鐮鉢把研細，亦無水飛來擦磨。此你丈夫親眼見，不說好來不說差。  
人憑天理照直講，非是眼藥是泥砂。囑咐我們緊去點，不用服藥眼自光。  
你夫心中暗思忖，若無仙法定盲瞠。佛法無邊瞽不怕，點入即時勝舊光。  
我問母親怎光景，賢妻聽見不獨郎。你說修行果好處，惟愛賢妻同去堂。  
今朝帶子一齊往，生生世世為仙家。你夫看破世情事，莫知我妻當不當。

奴奴聽的夫言語，句句好話不是差。你妻先顧兒子大，娶了媳婦捨了家。  
先把自己老世業，難道不知終日忙。等待我兒成人者，那時方可跟夫郎。  
士髦聞聽此番話，精細思維也不差。大憑賢妻先照顧，緊邀母親去出家。  
堪歎無緣難化度，我勸賢妻不肯從。即日同母歸洞府，討頂小轎牽出堂。  
母親即時乘了轎，賢妻抱子淚汪汪。婆婆昔日勸女子，為人何必去出家。  
今日如何心許切，即別兒孫擲了房。萬頃家財一時捨，千般事業放奴當。

官人切意亦同去，你妻慢慢後跟郎。慢題媳婦情難捨，悲悲哭哭轉回家。  
母親乘轎就抬起，過了東村鳳嶺莊。轉彎來到南雁地，觀看崎嶇洞芬芳。  
林中百鳥聲細細，潭裏游魚噴叮鐺。洞邊老梅生白玉，溪谷梧桐開紅花。  
百般奇景觀不盡，卻說仙姑出外邀。

仙姑聞聽母親到此，喜甚喜甚，移動金蓮，步出洞外迎進母親，邀入洞府請母親坐位。「不肖女兒拜見，奴今不知出外遠迎，多多失敬了，蒙我的母親休要見怪」。那母親就叫：「兒哈，你母愚昧不知修行道理，以前阻塞善事，賴吾女兒不必恨心。幸逢我女聰慧，恭喜悟成大道，修合眼藥更勝仙丹，你母之目險險就盲瞎了，幸得吾女與我靈丹點之，一刻全愈。我想修身果然有了好處，老身亦要修行，不免在此洞修身可好？」仙姑聞聽母親之言有了回心向道，即說五更參禪悟道之詞：

一更裏來說真言，女人修行要心堅。人心欲意如潮水，須觀自在守丹田。  
晝夜工夫知動靜，安爐立鼎煉汞鉛。要知動靜好悟道，不曉鼎爐空心堅。  
二更端坐蒲團上，運動漕溪水倒顛。甘露灌頂菩提樹，三春花發自然香。  
藥物從神候老嫩，三家仍舊伏丹田。心花發朗明經路，真如水月照洞天。  
三更靜定好修煉，存心養性勤參禪。色即是空舍利子，空即是色法中仙。  
玄寂虛無若能覺，主人便是大羅天。好比觀音修成道，不生不滅證金蓮。  
四更曾覺出丹田，升上十二重樓軒。直上崑崙髓海過，再穿任督遊三田。  
萬聖千真不二法，母兄二位切心堅。若能修到此地位，不是仙來也是仙。  
五更寂寞正好禪，海底金烏照大千。嬰兒姪女兩和合，水火既消投汞鉛。  
精神氣合打一塊，丹名舍利證金仙。毋論賢愚若依此，那怕白日不升天。

仙姑說罷五更法語與母兄二位聽之，隨作偈云：

混沌未開道爲先，常無常有體自然。火焚反得火候物，金煅還成金色堅。  
性投北港三橋地，修證南雁一洞天。可歎迷人不肯悟，情因財色拼命前。

慢說仙姑作偈已畢，卻表母親聽了婢媛女兒開示五更修道情由事畢，稱讚我女修行實有苦楚，到如今有地位果然難得，算是好甚好甚。土鬚聽母之言就答：「好可好，內中還有不足爲美。」仙姑聞言就應：「兄長，吾們曉的，此事倒也不難，等奴化做一個老道姑模樣，肩佩一條袋子登雲而去便了。」

仙姑即時神通顯，騰雲駕霧轉家鄉。肩佩一條小袋子，口念彌陀化齋糧。  
輕進自己府門內，偷看父爺在堂前。面帶憂容心不樂，長歎一聲正開言。  
慢表仙姑化身到，先題老爺心倒顛。只因一個婢媛女，不肯從令配婚姻。

獨坐茅棚修佛道，三呼四喚不回鄉。那時心上發大怒，將火燒兒命歸天。  
是時燒化無蹤跡，只見空野無甚瞻。莫知婢媛生與死，外雲騰空一道煙。  
莫是天神來救護，忽是南雁去登仙。士髦私自去探望，又來接母到洞瞻。  
吾想夫人昏花眼，一去幾日不眠鄉。莫非吾女修成道，耽擱山中有多天。  
我思富貴亦如此，倒不如出家清淨去修仙。

卻表仙姑乘雲來到自家門首，下了雲端輕進門來，只聽見得爹爹口氣，已有回心轉意之念，我即進內而作偈云：

雙手合掌，口念阿彌。向前作揖，叩募齋糧。

仙姑偈畢，口稱：「老爺在上，貧衲拜見。」那老爺抬頭一看，原來是個老道姑來化齋糧。

老爺看見道姑來，轉顏之時便開言。你是那州並那縣，或是那山那洞鄉。  
或是何庵兼何觀，或是青壯去修仙。貧衲回言我不遠，就是南雁一洞天。  
共有五個修道者，寒身並無帶銀錢。我奉仙姑來募化，只為石室少齋糧。  
幸遇老爺來相問，貧道不敢道虛言。

卻說老爺聽了道姑之言，他就是南雁之處，「可知我女兒否」？道姑曰：「貧衲知道，仙姑已成佛果，法力無窮，有了降龍伏虎之功。」老爺聽完即問：「他是誰人傳了此法？」貧衲回言：「他是觀音大士親身傳授。仙姑昔日在鬧村白水澗畔，得過菩薩指示。」有偈為證：

堪歎世人不知修，何在娑婆不回頭。若要修登極樂國，緊向南雁免骷髏。  
道姑說罷一妙偈，即駕祥雲向北遊。大人親身就趕望，霎時不見難回頭。  
莫是觀音來指點，或是女兒我心憂。悔不該當初毒狠，到如今想起萬事休。  
世上難留人百歲，莫如趁早把道求。吾今想著菩薩偈，吓吓吓！  
說道緊向南雁免骷髏，緊向南雁免骷髏。

老爺憶然〔前〕道姑妙偈之中大有關係，霎時要去南雁，而作詩云：

人生在世幾十春，何必機謀走一巡。莫若修仙去學道，逍遙快樂駕祥雲。

卻說老爺一時覺悟著，老道姑說了菩薩偈云：「緊向南雁免骷髏。」此七字就是指示我的，緊去南雁學道成仙有望，未可見的。

精細想來偈中言，緊棄官職去修仙。家中交托我媳婦，撫養孫兒耀祖先。  
我今出家修行去，就向南雁煉汞鉛。媳婦聽見此言語，公公不必反心腸。  
自家孫兒憑你願，莫學姑娘去修仙。若還真誠去學道，你叫媳婦靠那邊。

你孫尚幼未能理，有事對誰來商量。萬望爹爹准我懇，切莫切莫去洞天。  
老爺聞聽媳婦哀懇，亦同傷心悲淚。轉思之際，古人有云：「光陰如箭，日月如梭。青春易過，白髮難留。」我今年近半百，為人在世，終日忙忙，惟獨生死大事，總是管不得了日時，對我媳婦兒，有詩為證：

顧子戀孫無了期，人無百歲總歸西。我為生死之大事，以致今朝就欲離。  
萬望媳婦來照顧，榮宗耀祖功不稀。

老爺談詩已畢，即刻就要起身，那媳婦兒悲悲哭哭，真誠難留公公，無奈哀送。

老爺說罷起身行，媳婦相送淚紛紛。抱兒送出自家外，哭哭啼啼到大門。  
送別公公回家轉，調理祖遺寶和珍。奴今常常焚香保，易養小兒長成人。  
休表朱門家中事，且說老爺路上行。身騎一匹紅鬃馬，來了南洋過溪心。  
再趨東村鳳嶺上，過就南雁其山門。慢題騎馬嶺上跑，卻說仙姑就知情。  
仙姑招指推算，堂皇上父親準定是日今時乘馬而來，吾身下蓮俟接，慢表。且說老爺來斯南雁山。

慢道仙姑來俟接，先表老爺到來臨。一時來至南雁谷，只見洞府紫氣騰。  
莫是嬋媛我的女，移動金蓮出外迎。老爺心中正思忖，憶前昔怒狠毒心。  
今日怎麼見女面，悔過當初錯了情。慢云老爺心思悔，且表仙姑出洞迎。  
開聲忙把父爺叫，可憐辛苦老父親。迎接洞中宜上坐，提出香茗奉大人。  
兄妹二人行禮畢，右邊步出周氏身。口稱老爺今到此，恭喜亦同修仙真。  
再若媳婦同悟道，世世仙家喜加欣。嬋媛心中常歡喜，勝如南海觀世音。

卻說壁登大人進洞以來，只恐女兒想起當初在鬧村白水澗畔時，被我所焚之恨未消，有了不喜之心。可懼此段情由，誰料我女一見吾身，無不忻悅之至，我心即刻開懷，不免亦同在此勤修大道，悟透玄機，可即日當天立誓。嬋媛看見父爺有了當天鴻誓大願，隨把觀音佛母先天大道代傳無字真經一併訣〔傳〕他。那父親見了女兒修行不過三載而成大道，我今既得烹煉口訣，故斯時刻勤修，毋分晝夜。莫表壁登悟道，且說帝都事情：

時在熙寧丁巳年，桂秋之際發瘟愆。遍地疫癘三日內，死去人民有幾千。  
日染日死不計數，時侵時亡難提言。僧家不能來解釋，道觀亦無法可前。  
只見遠近挨排倒，屍橫遍野不計言。是時熙寧無主意，即將黃榜四城懸。  
若人能遣此災咎，朕封官任即時達。派了官員守揭榜，無人敢取此榜懸。  
時有南雁朱洞主，已知朝界有災愆。立刻騰雲駕霧起，直至京城東門邊。

身下雲端來到此，布衣小女即向前。就將黃榜來收起，時有守榜官開言。你是何方名公女，我今邀你見君先。不刻帶進金鑾殿，啓奏吾主龍眼瞻。萬歲即時就登殿，布衣小女真雅賢。君王啓口就辨問，何州何縣何城邊。多少年齡何本領，始末情由對朕言。兩旁走出皇宮女，國母帝妃列兩邊。嬋媛即時心啓奏，君王萬歲聽我言。如今家住浙江省，甌海道平關村嶺。離城有了百餘里，始自北港三橋前。後移關村南洋上，地名狀元內不偏。父爺壁登真名字，奴母周氏稱淑賢。更有兄長名士髦，奴家嬋媛是真言。自幼投拜觀音佛，幸護佛法來有緣。萬歲見奏龍顏喜，我張黃榜未兩天。非有月餘難到此，難道騰雲到來瞻。嬋媛啓口回言答，時爲朝界來解愆。一月遊行也可以，片響而臨亦可言。

萬歲聞奏，果有仙法，原來是個浙東平邑北港關村甲寅科文武狀元之令愛，「朕觀爾年紀尚少，口氣甚鴻，今我朝界邪盛正衰，方方遍滿疫癘，處處盡皆瘟瘧。或一日而死，或兩時而亡，侵之不計其數，染之莫知若干，由爾本事，如何處治？」嬋媛奏曰：

緊搭香臺一座，我主炳燭焚香。待吾登壇遣送，念動咒語真言。趕退天災地厄，此事何難之有。是時熙寧帝主，即搭經臺誦經。迎請嬋媛作法，手執黃金拂塵。登壇踏罡步鬥，默念真言顯靈。請來玉旨一道，押退處處災星。瘟神立刻接旨，一概歸返天庭。朝界即時寧靜，方方共頌太平。是時熙寧帝主，即時大悅龍身。忙賜金銀財帛，更賞鳳冠綢綾。嬋媛辭而弗受，吾乃出家之人。戒除酒色財氣，朝夕只歡誦經。行住無非髓海，坐眠不離黃庭。萬歲見他不受，露開金口而稱。善哉善哉善哉，喜甚喜甚喜甚。稱揚不盡百姓，最喜無非寡人。

敕封「南雁洞主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護國慈母嬋媛朱氏仙姑」聖旨一道，仙姑領旨：「欽哉！謝主龍恩。」回證南雁，永名金仙。

仙姑寶卷說圓成，萬聖千真向天庭。老幼賢良宜立志，修仙學道竟飛升。玉皇上帝金容悅，格外施恩賞善庭。雨順風調民安阜，乾坤壯穰樂太平。

—— 南雁聖傳仙姑修行卷之四終